



登眺未几明月上

——诗歌里的万松山

■林新荣

万松山海拔208.6米，不高不矮，是最受瑞安人喜爱的锻炼场所，早晚行人如织。

清朝诗人项瓚有《万松山晚眺》诗：“闲僧无事洁精庐，一览江山画不如。乐志赋诗吟水石，萍田新雨足春锄。法门自种千竿竹，他日留藏万卷书。登眺未几明月上，初听出寺晚钟疏。”可见，自古至今瑞安人都是喜欢万松山的。心中却不由升起一个疑团，山名即万松，山上的松树都哪去了？曾任太仆寺卿的孙衣言，也有一首《登万松山》：“到眼岚光映碧空，竹枝摇曳任轻风。雨余岸草犹含绿，霜重林枫半染红。已借神仙开佛地，欲排云雾见蛟宫。苍官夹道如迎我，何处人间有赤松？”这位昔日的进士，发了个和我一样的疑问，我真真有些糊涂了。

据嘉庆《瑞安县志》载：“万松山，去城东二里，与栖隐山接踵。国朝顺治间，海寇郑国胜屯兵于此。山半有万松庵，乾隆壬午，邑令周鼎改为万松书院，旋废。形家谓地宜科甲，当复院。前双枫夹峙，数百年物也。”县志里所载的万松庵，如今已更名为万松禅寺，只是门前的两株巨枫已不见了，不知当年如何的盛况。

康熙岁贡胡时霖，有一首《夜憩万松寺留饮和林朴公原韵》诗：“山径斜行踏落枫，同人留憩理丝桐。席移月下饮难醉，吟向花前句易工。止水作声狐竞渡，悬钟轻响鼠相攻。忽惊四面波涛壮，万树苍松半夜风。”通读之下，只感觉山月当空，梵钟轻响，鼠狐出没，却一扫前人的怅惘，尽管松涛阵阵，云江潮涌，枫叶飘飞，小酒却喝得有滋有味的。只是巨枫已逝，我们只能凭空想象了。诗人蔡世桢，清朝诸生，有《晚游万松山寺》诗：“古寺飞寒叶，晚来霜气深。江天澄夕霁，岩岫散层阴。时序三秋别，登临百感侵。茫茫身世事，对此念升沉。”诗中充满着一股沉郁的、空寂的气息，虚无缥缈，仿佛世间的万事万物渺茫不知所处。

鲍作雨，号云楼，道光元年的举人，他写了《晚渡万松岭》：“柏叶微红枫叶黄，晚来峻岭踟蹰霜。前村灯火归渔市，上界

钟声选佛场。蒨荔风凉山鬼泣，藤萝月冷野花香。休嫌入夜行人少，一路吟蛩引兴狂。”在寒风冷冽的万松山，幽远清寂，有繁霜、山鬼、藤萝，但在这幽僻的山间，诗人却有一点点小欣喜。世居南堤街的项霁，有一首《人日同弟叔和叔雨万松山晚眺》诗：“远望高邱接混茫，凌云髣髴欲褰裳。海涵迢迢返三山紫，江泻淙淙九曲黄。下濑军雄虚虎踞，伏波勋大忆龙骧。松阴偃仰功名晚，人日题诗向草堂。”我很奇怪，怎么半天也找不到一首“山中晓行”一类的诗。看来梅间访月，枫林踏叶，泉边品茗，松下寻诗，低吟浅唱，皆为古人不变的情怀。

万松庵，始建于至正元年（1341），清时改为万松书院后，它在诗中的模样又是如何的呢？清朝康熙生金晓，有一首《万松书院即事》诗：“雨久晴难定，山深风易寒。涛声飞远浦，云气走层峦。故友真相得，新花不厌看。到来无几日，已觉有余欢。”余永森，乾隆间举人，一生勤于作诗，时有佳作，他有《万松书院》：“松径深盘带碧萝，乱峰紫翠鬱嵯峨。月明半壑钟鱼寂，花散诸天桃李多。怪石留将亲翰墨，孤云空自荡林阿。漫劳飞锡峰前驻，从此江山属鼓歌。”县志记载，万松庵被改为万松书院，“旋废”。这个



旋废，是多少时间呢？一个月，还是半年呢？还好，我在余永森的《过万松书院》的诗序里找到了一些线索，序曰：“书院旧系禅寺，乾隆庚辰，邑侯周公改寺为书院，坏佛像，逐僧人，一时绅士酬金修葺。江西张公必刚，杭州徐公讳琅，相继主席。不数年而书声寂然，今则鞠为茂草矣。”这是令人惋惜的。

山上除了松树外，还种有梅树、金竹等。好诗的余永森，又写了二首《万松山观梅》：“青山隐隐碧溪斜，故老犹传旧道家。试问种梅人去后，扶疏古干几开花。”“疏梅应似旧时花，摇落风流动客嗟。今日春光谁作主，夕阳谷口有寒鸦。”信手之作，平淡无奇，却让我们知道了，千年来，在万松山观松、探梅、夜酒、赏枫、品茗、访月、赏竹，皆为文人骚客的首选之地。

连南夫，字鹏举，湖北广水人，为北宋政和二年（1112）进士。宣和间曾以太常少卿两次出使金国，使归，迁秘书郎暨起居舍人。因反对和议，主张抗金，为秦桧所恶，谪到泉州，自此渐退仕途，后扶二子自闽徙温，分居鹿城、安固。长子宇茹随父迁徙横山。这里的安固，为瑞安古称。他有一首《滴水岩》：“滴水岩高路欲穷，佩环声响玉玲珑。一天星斗堕青汉，万斛珠玑泻碧空。沧海径归朝夕会，曹溪不隔本源通。何妨凝伫凭岩下，更沐如来灌顶功。”滴水岩位于西麓的凤仙宫旁，乾隆《瑞安县志》把滴水岩置于万松山条目下，但嘉庆《瑞安县志》把滴水岩置于栖隐山条目：“栖隐山在县治正东，状如凤展翅，其麓有狮岩，又有滴水岩，水自岩罅出，虽旱不竭，其味清冽，附郡人多饮之，品泉者以此为第一。”如今栖隐山已无人识，现统称万松山。清朝诗人的项傅梅有一首《与次侄仲圭品水》诗：“韵事相寻共阿饴，山家清供信非凡。罗阳亦擅中冷品，第一甘泉滴水岩。”诗人也谓之“第一泉”。据说瑞安最早的罐头厂太久保创办于1909年，并分别在1910年与1915年在南洋劝业展览会和巴拿马博览会上，获得金奖。他们的罐头，就采用滴水岩的泉水。所以，称滴水岩为瑞安“第一甘泉”，名副其实。

万松山南麓，有一座观音寺，始建于五代周显德年间。嘉庆年间的举人曹应枢有一首《访寺僧不遇》，描写了该寺清寂幽静的环境。“绕石寻幽径许通，客来萧寺梵灯红。当门一溪两溪水，倒影千株五株松。竹院棋声敲夜雨，石幢幡影落秋风。吾来欲啜高僧茗，飞锡无从访志公。”观音寺里，有一座石塔，俗称千佛塔，因为塔身雕有大大小小佛像472尊。在底座上，有一大段的文字：“温州瑞安县清泉乡周湖东保，女弟子陈氏十八娘并男琮、珣、玠，新妇朱五娘、何二娘、韩六娘阖家直属等同发净心，建造千佛塔第一层，永立福利者。熙宁元年六月二十一日书耳。”周湖，即现在的瑞安安阳街道周湖村。清泉乡的地域可大了，除原城关外，还包括汀田、上望、莘塍、东山一带。看着这些身心澄净、清妙脱俗、袅袅婷婷的远古姓氏，仿佛看到她们两手伏地，顶礼膜拜，或举着签筒虔诚祈求的情景，不由浮想联翩，这也许是万松山最可珍贵的部分。

（配图来源于网络，请作者告知姓名及联系方式，便于支付稿酬）



万松山下的莲花庵，听松楼

鲁忞古史新探

■俞光



明弘治《温州府志》卷二称：“吴始置罗阳县，治在十二都北湖鲁忞。”在经历一千七百年沧海桑田后，鲁忞早已地墟名湮。其时先民为什么要置罗阳县？为什么县治在鲁忞？这是研究瑞安古史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罗阳县是孙吴平定山越的产物

考古表明，新石器晚期，东瓯故地已有先民生息。西汉时，东瓯、东越的相继内迁，虽然迁走了大部分贵族及其臣民，但尚有一些越人逃居山林险阻，复相聚聚，过着原始氏族的生活，史称“山越”。《三国志》卷四七《吴主传》云：孙吴占据江东后，“然深险之地，犹未尽从”。其初山间居民并未归附，这就是山越。他们居住于地广人稀的山区，经济封闭落后，基本上与世隔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五，胡三省注道：“山越本亦越人，依山阻险，不纳王租。”由于历史上中央政权对东瓯的错误政策，他们也对孙吴持对立态度。正如《三国志》卷六四《诸葛恪传》所述：“其幽邃民人，未尝入城邑，对长吏皆仗兵野逸，白首于林莽。逃亡宿恶，咸共逃窜。山出铜铁，自铸甲兵。俗好武习战，高尚气力”，“时观间隙，出为寇盗，每致兵征伐，寻其窟藏，其战则蜂至，败则鸟窜，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”，成为孙吴巩固江南的心腹之患。

孙吴平定山越从东汉建安元年（196）至东吴赤乌五年（242），历时46年。其中与东瓯有关战事主要有五次：东汉建安元年，东冶侯官（今福州市）长商升会同山越首领张雅、詹强等起兵为乱，孙策遣永宁长韩晏领会稽郡南部都尉率兵征讨，韩晏为升所败。继任永宁长贺齐又代领会稽郡南部都尉事，大胜之，商、张、詹等出降。建安八年，建安（今福建建瓯）、汉兴（今福建浦城）、南平（今福建南平）山越复起。孙权遣会稽郡南部都尉贺齐率包括永宁县在内的所属各县兵士5000余人进讨，贺大败之，山越首领洪明被杀，洪进、宛御、吴免、华当等皆降。建安十五年，浙南、闽北五县山越在吕合、秦狼的率领下又起事，孙权遣吕岱、蒋钦领兵讨伐，结果吕合、秦狼被擒。嘉禾四年（235），东冶山越在隋春带领下，跟庐陵的李桓、路合及南海（今广州市）的罗历一时并起，孙权派吕岱等前往镇压，隋春投降，李桓、罗历战死。赤乌五年，建安、鄱阳、新都三都的山越又起，为钟离牧讨平。

对于这些被征服的山越，孙吴采取了“强者为兵，羸者补户”（《三国志》卷五十八《陆逊传》），“拣其精健为兵，次为县户”（《三国志》卷六十《贺齐传》）的政策，即强壮的收编为士兵，羸弱的划归郡县。为了加强对划归郡县补户的山越人的管理和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，孙吴在平定山越的过程中，在境内增设了一批郡县。建安二年（197），析章安县置临海县和始平县（今天台县）。建安四年，析章安县南乡置松阳县（今丽水市）。赤乌二年，析永宁县南部置罗阳县（后改安阳、安固，境今瑞安市，平阳、苍南两县及泰顺、文成两县大部）。太平二年（257），以会稽郡东部的章安、临海、始平、松阳、永宁、罗阳六县置临海郡（境今温州、台州、丽水三

市）。所以，临海、始平、松阳、罗阳等县和临海郡的设置是孙吴平定山越的直接产物，山越人是罗阳等县先民的祖先。

鲁忞的地理特点使之成为县治

《瑞安市志·概述》云：“六七千年前的冰川后期的最大海侵，使今平阳坑至岭雅一线以东成为古海湾，海湾东部今海拔50米以下的平原（约占今全境陆地的五分之三），当时仍是浅海滩涂，大罗山是浅海中的岛屿。后来海水渐退，古海湾被长江口外南下海潮携带的大量泥沙所淤积，形成广阔的浅海淤积滩涂。”“秦汉时，飞云江河口北岸滨临集云山，南岸紧依平阳县昆阳镇横屿山，今市区隆山、邵公屿（旧县城东部一带）等山头尚为飞云江河口外的岛屿。三国吴赤乌二年（239），在集云山南麓的鲁忞置罗阳县治。”可见鲁忞位于古海湾飞云江河口的集云山南麓，浅海淤积滩涂可为先民提供宝贵的土地资源，大海可为先民提供舟楫之便，鱼盐之利，飞云江中上游还有茂密的森林，可为先民采集和狩猎，具备了人类生存的各种基本条件。

鲁忞的“忞”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为：“浙江、福建等沿海一带称山间平地（多用于地名）。”集云山属洞宫山延伸入境干脉永丰山系，故《瑞安市地名志》卷二《横山乡》曰：“集云山，其南部山脉从西至东长约4公里，横倚县城之北，俗称横山。”《集云山志·胜迹》指出：“集云山自福建政和发源，由泰顺诸山绵亘而至城东”，“集云山去城北里许，邑主山也。其巅境越平远，为邑主冠”。“趣”古汉语与“趋”通。可知鲁忞是集云山南部一个宽阔的山间平地，地势平缓，适宜于大型聚落的居住。又说：“鲤脊岩在集云山谷。”“莲花岩在集云山谷，状似莲花，天然可爱”，“北湖去城北里许，源出集云山，众流渚焉”，“朱溪（愚溪）在集云山麓”，“一掬泉在本寂寺后，出自岩罅，清冽甘美”，“跳珠玑在集云山谷”，“浣纱潭在集云山谷”，“龙潭在集云山谷，即马潭潭，相传神龙居之”。鲁忞水源充足，满足先民的生活、生产用水需要；其周边岩石奇特，泉水叮咚，飞瀑散珠，碧潭如玉，湖面泛波，景色如画，给鲁忞增添了无穷的魅力。

从吴赤乌二年（239）至晋太宁元年（301），鲁忞作为罗阳县治经历了62年，它为罗阳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后来，随着人口的增加，鲁忞的山间土地资源毕竟有限，而邵公屿四周滩涂不断扩大，居住条件更加优越，先民纷纷前往邵公屿耕种、居住，罗阳县治从鲁忞迁往邵公屿已是大势所趋了。现在鲁忞已成为瑞安人民心中美好的记忆。

综上所述，罗阳县是孙吴平定山越的直接产物，山越人是罗阳先民的祖先。鲁忞是古海湾飞云江河口的集云山南部一个宽阔的山间平地，鲁忞及其周边具备丰富的水资源、土地资源、动植物资源、水产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，满足大型聚落的生活、生产的各种需要，这是罗阳先民选择它为罗阳县治的原因所在。

瑞安日报

爱瑜伽 爱生活

· 回归自然 · · 静体静心 · · 养生健体 ·

女神瑜伽班——“瑜”见更美好的自己

课程安排

共12课时，每周安排4节课时（学员可自主选择上课时间）

课程学费

500元/人/期

课程地点

瑞安日报社5楼 安福路30号

报名人数

仅限12人（小班制）

ps：场地内提供瑜伽垫、瑜伽带、瑜伽砖等瑜伽器材

扫二维码，在线报名

用心感悟 用笔倾诉

瑞安日报小记者学周刊征稿

征稿对象

全市中小学生

投稿内容

小记者投稿不限形式，作文、诗歌均可，内容积极向上。高年级学生字数控制在1000字以内。一二年级学生200字左右即可。

投稿方式

加“教育助手”微信号，在线投稿。来稿必须为word格式，作品须为原创，不得抄袭。投稿时请于正文末备注“学生姓名+学校年级+家长姓名+联系方式”。

稿费及证书领取

登报习作会在“教育助手”微信、瑞安日报开学宝微信公众号定期公布。

登报习作会有荣誉证书和稿费。家长半年内未领取，也未微信沟通要求预留稿费与证书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加“教育助手”在线投稿